

刘 张小品杂苑

刘捷茂 张焕匡 张家晟 著



刘张小品杂苑

二〇一三年一月

目 录

一、两亲家·····	(01)
二、蓓蕾迎春·····	(08)
三、相亲风波·····	(18)
四、最漂亮的扣子·····	(32)
五、治二奶·····	(36)
六、新婚之夜·····	(45)
七、一物降一物·····	(53)
八、梦想花开·····	(65)
九、爸爸当官以后·····	(77)
十、替儿子补过·····	(79)
十一、还债感恩·····	(81)
十二、这钱不该让你出·····	(92)
十三、劫教授·····	(100)
十四、劳燕纷飞·····	(109)
十五、农民兄弟定要讲良心·····	(121)
十六、古怪的礼品·····	(130)
十七、哑巴救乡亲·····	(133)
十八、买寿衣 ·····	(142)
十九、莫名其妙得大奖 ·····	(149)
二十、劳民伤财的题字 ·····	(150)
二十一、 旅游骗子·····	(152)
二十二、 我等你的煤油灯·····	(153)
二十三、 聋子、瞎子、跛子议戏·····	(154)
二十四、 中彩之后·····	(155)
二十五、 臭弹爆炸·····	(166)

两亲家

时 间 一九八三年夏。

地 点 广东某山村。

人 物 李理利——男，六十多岁，农民。

钟实婶——女，五十多岁，李理利的爱人。

林农兴——男，五十多岁，李理利的亲家，农民。

布 景 农家新屋的厅堂，摆有竹制的桌椅。桌上有新水瓶和茶具。左侧茶桌上放着一架收录机，右侧有一辆崭新的双杠凤凰单车和一架新衣车。靠墙还有一张裁缝桌，桌上有剪、尺、布、电熨斗、电风扇。
(幕启：李理利戴着眼镜，认真裁剪，裁完后抽烟歇息。)

李理利 (唱)老汉姓李名理利，人老才来好运气。政策放宽人人喜，发家致富我有心计：务农又做工，钱多粮又丰，日子越过越松容，小康之家乐融融。

(钟实婶上。)

钟实婶 (唱)风和日丽去赴圩，巧遇亲家心欢喜。急急忙忙回家转，热情招待作准备。

(钟实婶进屋。)

李理利 老伴，你怎么回来了？

钟实婶 (欢容喜笑，高兴地)我们的亲家来了！

李理利 (紧张地)快，快，(手指着单车、收录机、电风扇)快把这些藏起来！

钟实婶 你？……亲家，自己人！

李理利 穷亲家来拜访，没什么好事，十有八九是又来借钱借粮，这些东西给他看到了，开口借钱借粮，口就会开大了！

钟实婶 (又气又埋怨)你呀！真是……

[李理利手忙脚乱地推单车，推不动，一看，原来是锁着。]

李理利 (焦急地)锁匙，锁匙，单车锁匙。

[钟实婶站着不理他。]

(李理利干脆自己扛。

(林农兴穿着朴素，背着挎包，拿着折伞上。

林农兴 (进门，亲热地)亲家……

李理利 (一惊，松手，单车滑下，车轮正好压在他的脚盘上)哎哟!

(单车就要倒下，林农兴抢前去把单车扶住。

[李理利蹲下去，手不断地摸擦着被车轮压痛的脚盘。

钟实婶 (在一旁偷笑，旁白)天有理，自作自受!

林农兴 亲家，这单车……

李理利 (紧张地抢话)是别人寄放的。还有这收录机、电风扇都是别人……

钟实婶 (怕他出丑，接话)都是别人替我们家买的。现在这些东西都是热门货，好难买到!

李理利 (又急又气，瞪她一眼，旁语)嘿!尽出我的丑。

钟实婶 (亲热地)亲家，好久没来了。亲家母、阿强、村花、细妹都好吗?

林农兴 好，都好。阿强、村花早就想来看望两位老人家，无奈他们承包了养兔场，现在又碰上区里开会，走不开脚，托我顺路来看望你们两位老人家。

钟实婶 人好就好。(拿菜篮、酒瓶)亲家，你和理利两位叙谈叙谈，等会水开了我就给你泡西岩茶。现在我先去街上买点菜，打点酒。

林农兴 不用客气，别去破费，自家人，逢粥食粥，逢饭食饭。

钟实婶 过家便是客，亲家又成年无来哩，不搞点菜招待招待，心里也过意不去。

李理利 (抢过菜篮)她妈，我去，灶头锅尾你才熟悉!

[李理利提着菜篮走出门。

钟实婶 亲家，你坐，我去看水开了没有。

(钟实婶走入厨房，林农兴坐在一边吸干烟。

李理利 (走在一边，对观众旁白)我老伴，手指缝开，要是给他买办，三头五块钱少不了，十头八块也敢花。还是我去妥当。

[李理利提着菜篮下。

[钟实婶拿着热水瓶出，热情地冲茶，端茶。

林农兴 (接茶)哎哟，西岩茶，名不虚传，茶未入口先闻香。

钟实婶 亲家，这几年来家里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呀?

林农兴 托共产党的洪福，手头比过去宽裕多了。

(唱)党的政策来放宽，大男细仔都心欢，生产实行责任制，干活人人不偷懒；农、工、商各业齐发展，放开手脚挣钱门路宽，今年全家副业收入五千元，五谷杂粮翻二番。

钟实婢 (高兴地)好呀!现在的政策实在好，条条订在耕田人的心坎上去了。只要政策不会象小孩子的脸，变化无常，耕田人的日子就会象春天的竹笋，节节高。

林农兴 对呀!只要政策不会变，耕田人就有希望，有奔头。

钟实婢 亲家，你托口信给阿强、村花，我们都是老实的耕田人，挣钱一定要走正道，勤劳致富，千万……

林农兴 这个你老人家放心，阿强是转业军人，受党、受部队教育多年，伤天害理的事还轮不到他份下。

钟实婢 这就好!这就好!眼下一些人乘政策放宽，挣钱不走正道，我怕阿强、村花他们年纪轻，辨不出好坏……

林农兴 这个你尽管放心!

[两人亲热交谈转入哑戏。

[李理利提着菜篮上。

李理利 (从菜篮里拿出酒瓶，得意地)买半斤三角钱一斤的蔗酒，(把酒瓶放回菜篮，又从菜篮拿出一串咸鱼。)半斤降价的咸鱼，有酒有肉招待亲家，既不失礼又节省，花五角钱就解决大问题!

[李理利把咸鱼放回菜篮，提着菜篮走园场，快到家门口突然想起什么，停下来深思……

李理利 (对观众)俗话说：九个女十个贼，一个也巫差。我来看看我家老贼婆又偷什么给她的女儿、女婿……

[李理利回转身，走到侧窗下往屋内偷看，人矮窗高看不见。他放下菜篮，搬来砖头垫脚，踏上砖墩，脚踏滑，跌在地上。他摸着跌痛的屁股爬起来

林农兴 亲家母，前几年多亏你们的大力关照，年年借钱粮给我们家渡荒。解决温饱，这情义，这恩德，我们全家人永生永世也忘不了!

钟实婢 自家人，别说两家话!你们的家也是我们的家。

林农兴 (从挎包里拿出钱、布料)多亏党的政策好,打开了致富的大门,我们家才能翻过身来。这三佰块钱是你女婿阿强还给你们们的。这件毛花呢料子是阿强、村花剪来孝敬你们两位老人家的。

[李理利再次踏上砖墩,伸长脖子往屋内看。

钟实婶 (往林农兴手上推回毛料布)不用!不用!你们家刚转头,还不宽裕……

[钟实婶往林农兴手上推回毛料的动作正好给窗外的李理利看见了。

李理利 (对观众)你们看,我家的老贼婆把我刚剪来三块钱一尺的毛花呢料子又偷给她的女儿、女婿。(他又往屋内看:看见钟实婶往林农兴手上推回钱)哎呀,我拿三佰块钱叫她上街去存银行,她可真大方,够慷慨,背着我,这么多钱全借给亲家……

[李理利心急,从砖墩上跳下,扑在地上,顾不上痛,爬起、拿起菜篮急急往家里走。

钟实婶 亲家,你听我讲,我们家里眼下日子还过得去,不缺钱花,这钱你给我带回给阿强,叫他先把旧屋修修,免得刮风落雨出危险。这衣料你也替我带回给阿强、村花。阿强当干部经常外出开会,上圩、赴县,不穿好一点会显得寒寒酸酸,难近人前。

林农兴 (感激地)亲家母呀!

(唱)亲家母是活佛慈观音,这样的好亲戚千载难寻。丈母娘疼女婿,胜过生母心。

钟实婶 半份女婿半份子,村花又是我们的独生女,心不向他们向谁?!听到你们的日子好过了,我比什么都欢喜,心里比喝蜜糖还甜!

[钟实婶把布料、钱往林农兴挎包里塞回,正好给进门来的李理利看见。

李理利 (故意大声咳嗽)嘿!……嘿!嘿!

钟实婶 (抬头)老伴,你回来啦?!

李理利 (阴沉着脸,不理她,有意大声自言自叹)哎!家贼难防,偷空米房!

林农兴 (旁唱)亲家面色不寻常,说的话儿有文章。

钟实婶 (指着李理利)我老伴…

(旁唱)铜铃打鼓另有音,话中有话得罪人。

林农兴 (旁唱)为了不把事闹僵,不如借故离厅堂。

钟实婶 (旁唱)老伴若是失理智,得罪亲家难收场。

林农兴 (装着要去大便)亲家母,你们家的屎缸?

钟实婢 (指点)出门,向右,那口新打的就是。

[林农兴下。]

钟实婢 (看到坐在一边生闷气的李理利,温声细气地)老伴,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老夫老妻,有话房间里说,有意见床上讲,枕边提,怎么好当着亲家的面就……

李理利 就什么?我又不会吃里扒外!

钟实婢 (也不让)谁吃里扒外?冷饭伤胃口,冷语伤人心。有话,你就明里说,别阴阳怪气!

李理利 肚痛肚知,心痛心知,自己做事自己知。

钟实婢 知什么?身正不怕影歪,无做亏心事就不怕半夜鬼敲门。说我吃里扒外,你拿出真凭实据来!

李理利 好,捉奸抓双,捉贼拿赃。(从林农兴挎包里拿出布料、钱)这是什么?

钟实婢 布料、钱。

李理利 (把钱、布料往桌面上狠狠地一丢)你呀!

(唱)女儿找的这门亲,当初我就不赞成;地方山来家底薄,女婿又是纯农仔。我帮女儿找大户,搬理引法你逞能。

钟实婢 (唱)结夫妻是人生大事情,志同道合才有好感情。孩子的亲事她作主,父母干涉不通情。家穷地薄我唔嫌,荣华富贵我唔贪。只要女婿有志气,由穷变富事准成。

李理利 志气,志气,志气有屁用?!俗话说:人怀壮志,无运难通!

(唱)阿强那里是鬼地方,由穷变富是梦想。衣食住行难解决,何时何日变富乡?如今生女似欠债,若有金山会搬光。(自叹)我不知前世作了什么孽,人家是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可我是养儿防儿老,积谷防儿饥,真是一生儿女债,半生老婆奴……

钟实婢 什么?什么?你把话说清楚一点,谁是谁奴?

李理利 (灵机一动,马上转口)我讲:一生儿女债,半生女儿奴。

钟实婢 老伴呀老伴!

(唱)看事别用旧眼光,过时皇历用不上。山穷水恶不可怕,无志才是致命伤。党的政策是春雨,旱禾得雨苗茁壮。亲家来了报喜讯,

阿强家里已变样。

[林农兴上，站在门口听他们争论。

李理利 变样？为啥还要借钱粮？

钟实婶 谁来借钱粮？

李理利 (拿起桌上的钱)这是什么？猪嬷屎！要不是我亲眼看见……

钟实婶 看见什么？

李理利 看见你往亲家挎包里塞钱、塞布。

钟实婶 谁的钱？谁的布？

李理利 当然是我……我们的。

钟实婶 (想了一会，风趣地从口袋里拿出手巾，递给他)你先把眼屎擦净，才不会……

李理利 我眼睛里有目屎！（量布、算钱）这丈四毛花呢是我亲手剪的，准备我们俩一人做一件；这三佰块钱是我亲手交给你，叫你去存银行……

钟实婶 人有相象，物有相同。脸皮厚得象猪肚，真不知羞耻！

李理利 那这钱、这布……

林农兴 (进屋)是我的。亲家，这三佰元是我还给你们，这块布料是阿强特意剪来孝敬你俩位老人家的。

李理利 (愕然，窘状)这……这……

钟实婶 (从抽屉里拿出布料、钱)老伴，这钱、这布才是你的。

李理利 (量布、算钱，两手拿着同样的布，同样的钱)真是人有相象，物有相同。你们看巧不巧，布的颜色、尺寸一样，钱也一样多，都是三佰块，而且张张都是大团结。

林农兴 亲家，我们那里虽是山穷水恶，可我们老区人民个个都是铁打钢铸的硬汉！

(唱)大革命敌人烧杀抢，老区人民遭了殃。为了掩护地下党，老区人民把死生忘，赤胆忠心跟党走，拨开乌云见太阳。

(白)可是……(念)天祸可挡，人祸难防。政策多变把人坑，学大寨，以粮为纲，废林开荒，茶、果砍光，宝山无树，水冲山庄。天灾加人祸，雪上又加霜，穷过渡还来搞路教，七批八斗，人心惶惶。老区搞成心散、志损、元气伤。往事一桩桩，好似恶梦一场场。

(唱)冬去春又来，夜尽天就光。打倒“四人帮”，国家有希望。三中全会把春雨送，枯木逢春，老区变样；政策对头五业旺，日子越过越亮堂。你女婿由穷变富当模范，他的事迹已登在省报上。

钟实婢 (大喜)阿强上报了？

林农兴 (从挎包里拿出报纸)就登在上面，上面还有他的相片。

李理利 (接过)是最新的，难怪我有看到。

[李理利、钟实婢围着看报纸，越看越激动。

[伴唱]复员军人苏华强，毛遂自荐当乡长，落实政策有胆略，博采众智财路广。团结群众来图强，两年打个翻身仗。老区人民新贡献，户户交售千斤粮。展望未来心潮涌，老区美景胜天堂。

李理利 (激动地)好呀，阿强真是好样的，当了五年兵，炼得有勇有谋。哎哟，还选为县人大代表。老伴，还是你有眼力，这下我可真服你了！(看到桌上钱、布，羞愧地)

(唱)还钱我误为来借钱，说话欠妥愧心田，

钟实婢 (接唱)只因你钱上打圈圈，亲戚情义你丢一边。

李理利 (羞愧地)亲家，我……

林农兴 没什么。自己人，说清楚就好了！

李理利 (灵机一动)我去打酒！

钟实婢 (拉住他)你又糊涂了！(拿起菜篮里的酒瓶)酒你不是打回来了？

李理利 那是三角钱一斤的蔗酒。

钟实婢 哈？打蔗酒来招待亲家，亏你想得出做得出。(又从菜篮里拿出一串咸鱼)这变质降价咸鱼买来做什么？

李理利 (支唔地)唔……买来喂猫公。

钟实婢 我们家又没养猫公！

李理利 (机灵地)唔……唔……近日来老鼠凶得死，我正想买一只猫公养来捉老鼠！

钟实婢 怪事！那有猫公还未买先买猫公食的变质咸鱼？！你……

李理利 (赶快岔开)时间不早了，老伴，你去杀鸡，我去买竹叶青招待亲家！
(切光。幕落。)

蓓蕾迎春

时 间 一九八二年三月。

地 点 南方某山城。

人 物 华蕾蕾—女，十三岁，少先队员，埔城小学的学生。

华蓓蓓—女，十四岁，华蕾蕾的姐姐，少先队员，埔城一中初一的学生。

宋淑丽—女，四十多岁，华蕾蕾的母亲，家庭妇女。

华民生—男，五十多岁，华蕾蕾的父亲，某工厂的出纳员。

黄方亮—男，三十多岁，山城派出所民警。

布景：普通干部家庭的客厅，陈设简朴。正面为窗，窗后可见一丛丛红似火的木棉花，左侧有门通厨房，右侧有门通内室幕后（伴唱）

神州大地展新容，枝头蓓蕾舞春风；

文明花开千万朵，朵朵香来朵朵红。

（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华蕾蕾双手捧着一只沾着污泥的瓷罐，兴高采烈，蹦蹦跳跳上。）

华蕾蕾 妈妈……妈妈……

（宋淑丽从厨房边出边用围巾擦手。）

华蕾蕾 （从瓷罐里抓起一把白银）妈妈，你看……

宋淑丽 （大喜）这么多白银，哪里来的？

华蕾蕾 （唱）春天又回神州来，蓓蕾迎春向阳开，

两个文明党号召，五讲四美春风吹。

少先队员听党话，治脏造美干起来，

假日姐妹清污沟，挖到白银喜开怀。

宋淑丽 （往瓷罐里看，再用右手在罐肚里扒了扒，眉开眼笑）这白银是你清理污水沟时挖到的？

华蕾蕾 （得意地）是我和蓓蓓姐姐在老街背清理污水沟时挖到的。

宋淑丽 多少只?

华蕾蕾 我们没数。

宋淑丽 有人看见吗?

宋淑丽 (摇头)……

(宋淑丽沉思,心里盘算着……)

华蕾蕾 (得意又生动地讲述)妈妈,姐姐今天真走运,约我去老街背清理污水沟,是她先挖到瓷罐的。她一挖到就叫我去,只挥了三下锄头就把这只埋在沟壁的瓷罐挖了出来。开始,我们误以为是骨头罐,没敢动它……左看右看,看来去都不象,我壮起胆子打开一看,哎呀,里面装的尽是白银!我们高兴极了,我想倒出来数数,看看有多少只,姐姐把我的手一按,说:别数,给人看见了,会招来麻烦,说不定还会有人冲前来抢……姐姐叫我把瓷罐端回家来。

宋淑丽 (赞扬地)这丫头真聪明,年纪小小,想事情就这么周到。

华蕾蕾 (同感)唔,姐姐想事情,就比我稳重全面。

宋淑丽 (数落地)当然比你强,不会象你,干什么都毛毛躁躁,丢三拉四,顾头不看尾……

华蕾蕾 可我也不错,年年“三好”、次次表扬……

宋淑丽 (打断她的话)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小心,别吹破牛皮。

华蕾蕾 实事求是,恰如其份,一点也不自夸,我的学习成绩就不差,优秀成绩是三只手拈田螺——稳拿!

宋淑丽 好了,好了。你的牛皮我听腻了(用两只银元相撞击,听声)唔,好银。现在白银好价钱,一只就能换上几十块钱!

华蕾蕾 这么高的价钱? 哪这些白银能换上好几仟块钱!

宋淑丽 (点头)唔……

华蕾蕾 (高兴地)那太好了,我们国家又能增加几仟元的财富!

宋淑丽 (思想马上紧张起来)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华蕾蕾 我跟姐姐商量好了,做好事要完全彻底,我先把白银洗擦干净,等她跟同学补完课回来,我们就把白银送到镇政府去,上交给国家,学习雷锋叔叔,做好事,一不留名,二不留姓,只说我们是少先队员。若要表扬我们,我们就说,不用,不用。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比起雷

锋叔叔来,还差十万八千里……

宋淑丽 (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话)我的傻丫头……

(唱)钱银落地,各人财喜;

不偷不抢,名正顺理。

华蕾蕾 (不理解地)妈妈,你是说……

宋淑丽 蕾蕾,你想不想一架收录机听小喇叭广播?

华蕾蕾 想呀,我做梦也想听小喇叭广播,(学收音机里广播员的音调)小朋友,你们好!现在小喇叭开始向你们广播了。现在我们请马季叔叔跟大家讲安徒生的童话故事:白雪公主……

宋淑丽 那好,你姐姐也天天想一架收录机来学英语,妈就用这白银换来的钱给你们姐妹买一架四个喇叭双卡双声道立体声的大三洋收录机,学英语顶用,听音乐高级!

华蕾蕾 我不要,我不要,这是不义之财……

宋淑丽 (打断她的话)嘿,一不偷二不抢,三不贪污受贿,四不搞不正之风,怎么是不义之财?也许是你们的祖母在九泉之下显灵,你们姐妹今天才能挖出白银。(再次从瓷罐内捧出白银,美美地)白花花的银子,顶顶用的收录机!

华蕾蕾 不,美的心灵,呱呱叫的拾金不昧。妈……

(唱)老师教育似钟鸣,拾金不昧记在心;

品学兼优立大志,要做“四化”接班人。

宋淑丽 老师当然要这样教育你们!那……都是政治,可我们需要的是实惠!要不是你们姐妹今天挖到白银,你爸爸一个月才领到七十多块钱,油、盐、煤、米、菜、电费、学费、房租、人来客往,样样要钱,月月都是前月支过后月粮,家里拿命给你们买收录机,你们姐妹想收录机就是想到天裂也枉然!

华蕾蕾 用这个钱买的收录机我不要,听起来心里也不舒服。

宋淑丽 你别傻了!这些银子比那些贪污受贿,搞不正之风得来的钱,干净得多!人家批一张证就收入一架彩电、一台收录机……再说,我们国家这么大,现在也开始富了,这点银子也不在乎,好像大海里的几滴水?就是交上去,也不知落在谁的手里?可这银子对我们这个

小家庭来说，作用就大了，能解决大问题……

华蕾蕾 不，江河之水滴水汇，报纸上不是常说，我们国家正在全面搞建设，资金还不充裕……再说，爸爸不是经常说：钱要来得正道，花起来心里才舒服。

宋淑丽 可这钱也不是偷来的抢来的，更不是搞不正之风得来的。

华蕾蕾 反正，反正不是用自己的劳动挣来的。

[两人沉默。]

宋淑丽 (走到一旁，旁白) 真拿她没办法！小小年纪就给老师的正统教育成了小僵化！

华蕾蕾 (旁唱) 妈妈为银动了心，叫我蕾蕾难为情。

宋淑丽 蕾蕾她……

(旁唱) 真象她爸坏脾气，软硬不吃认死理。

要她转意需用计，感化还须母女情。

宋淑丽 (走到蕾蕾身边，亲热地) 蕾蕾，妈妈问你。妈妈疼不疼你？

华蕾蕾 疼。我们姐妹的衣、食、住、行、学习、身体，妈妈时刻挂在心里，特别是我们姐妹有病有痛的时候，妈妈日夜没睡，指痛连心，痛在我们姐妹身上，愁在妈妈心上。

宋淑丽 妈再问你，爸妈养你们姐妹辛苦不辛苦，艰难不艰难？

华蕾蕾 (点头) 辛苦，艰难。爸妈的工资不高，家里样样要钱，妈妈一个钱掰成两半用，日子过的够艰辛，真难为爸爸妈妈了！

宋淑丽 看来，说起话来你都满懂理的，那你要不要听妈妈的话？

华蕾蕾 (点头) 听。

宋淑丽 那好，这次你就听妈妈的话，把白银留下家用，别再提送镇政府，上交国家的事！

华蕾蕾 (为难地) 要是老师知道了……

宋淑丽 这事只有我们全家知道，不声张出去，谁也不知道。

华蕾蕾 可没有不透风的墙！就是老师不批评也……

宋淑丽 除了老师还会有谁来说你？

华蕾蕾 当然有！

宋淑丽 (紧张起来) 谁？他在哪？

华蕾蕾 （指自己胸膛）它在这里。

（唱）我的心，真精灵，善恶美丑分的清；
有成绩，它肯定，有缺点，它批评；
若是做了坏事情，它会叫你不安宁！

宋淑丽 （大笑）你尽给我卖关子，耍调皮！

[宋淑丽双手端起瓷罐正要进房间.....

华蕾蕾 （心急）妈.....妈，你这样做，我不同意。白银是我们姐妹挖的，
我们有自主权！

宋淑丽 （被激怒，将瓷罐往桌上狠狠一砸）好，好，你有自主权，你送你送，你马上把白银送到镇政府去，上交给国家。开口国家闭口国家，往后就由国家供你吃、供你穿住、供你读书。家里的饭菜是我煮的，我也有自主权，不给你吃就不给你吃，往后你就去吃西北风！

[宋淑丽生气地欲走。

华蕾蕾 （内心矛盾重重，急出眼泪）妈.....我.....

宋淑丽 （转身，看到她流泪，心转软，走上前去帮她擦干泪珠）蕾蕾，你会想通的！你快去把你蓓蓓姐姐找回来，挖到白银的事叫她千万别声张。中午妈妈煎荷包蛋奖赏你们姐妹。

[宋淑丽再次端起瓷罐，满面笑容，走进房间。

宋淑丽 （望着妈的身影，又气又急又为难）妈妈.....你.....

[华蕾蕾焦急地在厅内频频来回踱步。

（从房内传来宋淑丽数白银的声音。

华蕾蕾 （唱）房内传来数银声，声声似针扎我心。

我似小燕初展翅，暴风雨里受折腾。

听妈的话，银元留下作家用，

愧对先烈，与队员称号怎相称？

听党的话，银元上交归国库，

触怒了妈妈，家中定会矛盾重重。

幕 后 [伴唱]思前想后，矛盾重重，

进退两难，忧心忡忡。

华蕾蕾 （接唱）苦思冥想无良计，待姐归来再商量。

[华蕾蕾走入厨房。

[华明生焦急地上。

华明生 (唱) 不测大祸从天降, 丢失巨款心里慌;

六神无主思绪乱, 急急找妻来商量。

[宋淑丽从房内出, 发现他焦急的形态。

宋淑丽 老头子, 你怎么啦?

华明生 坏了, 坏了, 坏了!

[华蕾蕾从厨房出, 不声不响站在一旁。

宋淑丽 啥事? 象死了爸妈似的!

华明生 我把全厂人的工资给丢了!

宋淑丽 (震惊) 多少?

华明生 七仟块。

[华蕾蕾也吓呆了。

宋淑丽 (如电触雷击, 目瞪口呆) 老天爷……这下可……你这个死鬼, 还在这里做什么? 还不赶快去寻找!

华明生 来回找过四次了。

宋淑丽 那……快去报派出所。

华明生 去了。

宋淑丽 有线索吗?

华明生 (摇头) ……

[华明生双手抱着头, 坐在一旁, 哎声叹气; 宋淑丽如热锅上的蚂蚁, 急的团团转。

宋淑丽 (突然想起) 有了, 干脆写几张遗失启事贴到大街广场上去, 现在正是文明礼貌月, 到处都开展“五讲”、“四美”, 也许拣到钱的人……

华蕾蕾 (插嘴) 妈妈。别费心机了。钱银落地, 各人财喜, 不偷不抢, 名正理顺, 七仟块能买好几架彩电……

宋淑丽 (无名上火, 欲打) 你这个死丫头, 大人讲话你乱打岔, 看我把你……

华明生 (救驾) 好了, 好了, 别水蛇咬了拿黄鳝出气! 蕾蕾, 你刚才说的……可不不对劲。你年纪小小就讲起这些不三不四的歪道理?

华蕾蕾 (申辩) 是妈妈说的。

宋淑丽 （用眼睛狠狠地瞪她）你……

华蕾蕾 （畏缩地把后面的话吞了回去）。

华明生 淑丽，你怎么对孩子讲这些。

宋淑丽 （心烦地打断他的话）好了，好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有心绪磨牙。快快想想你的七仟块，找不回来，全家人也要跟着你倒霉！

华明生 （自言自语）是呀，钱银落地，各人财喜，不偷不抢，名正理顺，要是捡到钱的人都这样想，那我丢失的七仟块钱是没指望了！

宋淑丽 （越想越怕，伤心地哭泣）老天爷，我们平日都没做过昧良心的亏心事，你怎么好把大祸降到我们家来。七仟块钱，我们倾家荡产也赔不出！孩子他爸，要是你给开除了，全家人指望谁呀？

华蕾蕾 （走上去，安慰），妈妈，你别哭，你别哭，我们慢慢想办法把丢失的钱找回来。我会去发动同学帮我们找。爸爸，爸爸，你不要过分伤心，车到山前必有路，别把身子愁坏了！

[黄方亮上。

黄方亮 明生同志在家吗？

华明生 （迎出去）在，在。

黄方亮 （把手上拿着的黑色大皮包递给他，这是你丢失的皮包吗？

华明生 是，是，是。

黄方亮 那请你清点一下，有无丢失钱和东西？

华明生 （接过，拉开拉链，清点后大喜，把皮包递给淑丽）淑丽，你看，七仟块钱一分不少。

宋淑丽 （激动地用手抚摸着皮包，热泪盈眶）上天有眼。

华明生 （激动地紧紧握住黄方亮的手）同志，你可救了我们全家。

宋淑丽 我们不知怎样来感谢你的大恩大德。

华蕾蕾 （向黄方亮深深鞠躬）同志，感谢你！

黄方亮 错了，错了！

华明生、宋淑丽 （惊愕）吓？什么错了？

黄方亮 你们感谢错人了，拣到钱包的不是我。

华明生、宋淑丽 是谁？

黄方亮 是一个少先队员。